

# 美国迎来“拜登时代”，“重塑美国”道阻且长

研究发展部 白雪

**【事件】**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在就任当天，拜登签署了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让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停止修建美墨边境墙、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建筑内和用地人员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在内的17项行政令。

**【基本判断】**拜登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权平稳交接。拜登政府将致力于以“新型传统建制派”路线重塑美国社会，但美国社会的长期分裂将令拜登任期内“重塑美国”的努力面临艰难挑战；拜登经济政策取向总体上有望对美国经济和市场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但对中长期经济的实际拉动效果仍受多因素制约。国际层面，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但未必会彻底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拜登更加稳健、平衡和可预见性的外交政策将总体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性，美国与全球各区域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仍将具有多元复杂性。

一、拜登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权平稳交接。拜登政府将致力于以“新型传统建制派”路线重塑美国社会，但美国社会的长期分裂将令拜登任期内“重塑美国”的努力面临艰难挑战。

拜登就职新一届美国总统标志着经历了2020年大选的波澜后，美国政治权力得以平稳过渡。在民主党同时掌控白宫与参众两院这一“蓝色浪潮”背景下，民主党领导的大一统政府将致力于以“新型传统建制派”路线重塑美国社会，对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损的民主制度及社会撕裂进行纠偏与修复，但仍难言达到了“政治确定性”。这是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分化的基本现实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因为大选而得到强化；新冠疫情和政治的巨大冲击力推动美国国内政治暴力与示威事件的不断蔓延，美国国内的诸多复杂矛盾令国内社会不确定加剧。拜登政府将要面临的是一个长期分裂与极化的美国，“重塑美国”仍将面临艰难挑战。

从美国政治传统来看，左右两翼不断斗争，呈现出明显的“钟摆效应”。然而近几十年来，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技术进步、金融环境宽松、政府去管制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制造业转移、工作岗位大量流失，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加剧，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这令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侵蚀，而偏右翼势力正在加强，从而进一步反馈到民主政治与社会层面的不稳定：这一趋势在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这一结果中得

到凸显，而在 2020 年的大选中，即使在抗疫失利、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特朗普依然赢得了约 7400 万张普选人票，超过了除拜登外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胜选者。这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加剧了国内阶层分化倾向，而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改变，美国高度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局面不会在短期内有本质改善；在特朗普崛起之前就已出现，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膨胀的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影响力仍将长期存在，华盛顿 1 月 6 日发生的国会暴力骚乱事件即是佐证。

传统民主党支持大政府，倡导在尊重自由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和不等。我们注意到，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苏利文曾于 2018 年 6 月在《Democracy》杂志发表文章，称要推动“新的传统民主党人”的崛起。其主要思路是：继承传统民主党人的理念，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税收等措施解决财富与权力集中问题，重新建立新的政商关系，以此应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新变化。这可能成拜登政府的主流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判断，拜登新政府希望通过其服务于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中左施政纲领（增加工作机会、强化劳动与社会保障，调整收入水平等）进行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加强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力量，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从而重塑美国的社会结构、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但面临一个长期分裂与极化的美国，在仅仅四年的任期内这些政策的推行与实施效果可能频繁受到外部环境及内政程序的掣肘，同时“特朗普主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强大而深远的精神影响力也将制约拜登政府缝合社会撕裂的进程，“重塑美国”仍将面临艰难挑战。

## **二、相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拜登的经济政策取向总体上有望对美国经济和市场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但对中长期经济的实际拉动效果仍受多因素制约。**

在当选总统的特殊背景下，拜登设定的四大优先任务（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主要针对短期问题的紧急应对，其经济政策的长期规划尚不明确。但总体来说，拜登的政策取向将有望对美国经济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

短期，拜登政府将力推疫情下新一轮财政刺激。其于 1 月 14 日提出的规模达 1.9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若能通过，将有助于遏制当前经济颓势，为疫苗全面接种后经济进入较快修复过程提供过渡性支撑。

中长期看，一方面，拜登政府的政策导向相对更为稳定，有利稳定企业预期。另一方面，相比特朗普时期的“降息+减税”政策组合，拜登“基建+高科技投资”的经济政策组合——计划约 2 万亿亿美元的政府基建和新能源投资对提升需求、提振经济的效果可能更为直接；此

外，包括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支出可能有助于突破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主要瓶颈之一，高科技和服务业将获得额外投资和部分税收抵免也会增加技术部门的竞争力，推升美国经济复苏；对医保等问题的投入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税收方面，拜登提倡的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仅会影响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对居民部门整体支出影响不大，而公司名义税率回调的具体实施则预计要到经济完全复苏以后才会推行，且幅度可能较小，因此对投资可能不会造成太强的抑制作用。

不过，拜登经济政策对中长期经济的实际拉动效果仍有待观察。考虑到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低位，超低利率推动债务上升但并未有效刺激投资，拜登的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扭转这一局面，将同时取决于政策方向和实施细节。高负债率仍可能拖累生产率反弹和经济的持续回升，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仍将在中长期制约美国经济增长。此外，政治环境、财政平衡、税收改革等问题的博弈也将影响经济政策的推进与效果。目前看，有利的因素包括：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将保证至少未来两年内，民主党能够顺利推进各项立法进程，拜登政府多数政策落地预期显著增强；同时，拜登温和的党派立场、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协调能力，更可能与其他党派通过一定的妥协达成共识。基建投资在两党已有基本共识，而新冠疫情后公共医保也具备一定民意基础，均有可能推进。

**三、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但未必会彻底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拜登更加稳健、平衡和可预见性的外交政策将总体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性，但“美国优先”的部分实质内容在拜登任期内将仍然延续，美国与全球各区域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仍具有多元复杂性。**

特朗普执政期间“废约退群”的一系列举动，令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国际关系失序、美国失信，令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受到根本性动摇；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剧，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加深了数字鸿沟；此外，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加大了全球经济的复苏难度，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均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尽管拜登的具体贸易政策取向尚不明确，但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将对此前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外交、贸易政策采取纠偏措施，未来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这将总体上缓解美国和全球的贸易阻力，有助于将全球经济合作、特别是跨境贸易投资带回正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市场不确定性对各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提振全

球经济。但考虑到其竞选纲领强调“美国制造”，计划通过税收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拜登的贸易政策可能难以回归早前民主党推崇的开放竞争原则，拜登政府未必会彻底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

国际关系方面，拜登当选后明确表示美国要回归领导地位，重回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主义，最短时间内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拜登政府将在更加稳健、平衡和可预见性的外交政策下，寻求具有建设性的多边合作和对话，这将总体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性，预计美国与欧洲、日本等盟国及与北约等组织之间的关系将会得到较大修复与改善。不过，“美国优先”的实质内容在拜登任期内仍将延续，这将令美国与全球各区域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仍具有多元复杂性。例如，美欧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正在日益分化，美欧关税战仍在继续，欧美在中东、俄罗斯、东亚、贸易、金融、数字科技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会因拜登上台而消失，欧洲在战略自主方面的政治诉求将令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始终存在；美国与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将在特朗普下台后重新面临新压力和挑战。此外，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要重回国际多边主义、实现内外统筹兼顾，可能也会同时受到国内政治议程的羁绊和美国国际信誉下降的制约，消除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上的负面遗产仍需时日。